

花游湖畔

江边湿地观鸟

□麦田

循着鸟鸣声
就走进衢江的大心脏
而我,一个无知的观鸟者
便一头扎进一部动物学

生命的驿站
以流动的姿态阐释建筑美学
而空气动力学的滑翔
总是轻轻掠过水面
最后消融在沙洲的绿植里

年复一年
候鸟记住了流水的容颜
我说,给它发一张龙游的身份证吧
从它们多声部的鸣叫
我听到了龙游口音

候鸟们永远弄不明白
秋后,我冒昧闯入它们的家园
是为了赶赴一场视觉盛宴
和等待一曲水边的交响

《竹海云天》



■ 摄影家简介 ■

陈建初: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龙游县老年摄影协会会长。痴迷摄影几十年,潜心创作中唯愿通过镜头传递人世间的真善美。作品《万船齐放》入选2020年央视春晚展示;《时尚一把》入选中摄协于深圳市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摄影大展。

乡村印象

初夏山里的“红”

□赵春娟

初夏的风,吹过了庙下六春湖,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已开始荼靡,但另一种星星点点的“红”又鲜活地蹿了出来。它是大自然的馈赠,模样萌小、酸甜可口。小时候,我们都叫它“妙”,现在才知道其学名叫覆盆子。

恰逢一周连绵的雨水,难得趁着雨停的间隙,与三两个朋友相约去庙下摘覆盆子。巧的是遇到了长生桥的村书记,他热情相邀,请我们去他种植的覆盆子园内采摘。他说,这段时间,覆盆子采摘游很是火热,希望我们去给他做个宣传,让更多的人来山里玩,来尝一尝这覆盆子。

园子有七八亩大,在长生桥村的后山,就在村书记家旁边的山坡上,我们走几步路就到了。覆盆子就种在这一级又一级的梯田上。手里的小篮子在晃悠,我踩着湿漉漉的草径,一头钻进林子里去了。

此时的高山上,空气潮湿,晨雾未散,叶尖垂着刚下过的雨珠,一颤一颤的,凝成了水晶坠子,粒粒赏心悦目。只见这些覆盆子枝繁叶茂,青青的、密密的,叶挨着叶、枝碰着枝,每一株都挂满了一颗颗圆嘟嘟的红果子,像极了姑娘耳垂上的珊瑚坠,闪着令人心动的光芒。它的果肉极富张力,似乎要胀破那薄薄的一层果衣。红玛瑙似的浆果藏在锯齿状的叶间,像新嫁娘的红盖头,半遮半掩。茎梗上细密的刺儿也通人性,若用指甲轻轻掐断蒂结,它们便温顺地蜷在掌心。若是横冲直撞,粗莽撕扯,那倒钩便要在采摘人的指腹上刻下细细的血红丝线,如同烙下了朱砂印。

湿气弥漫在五月的风里,满目青翠都仿佛淌着水,云蒸雾绕。抬头是青山、翠竹,宛如中国浓墨淡彩的泼墨画;低头是红果、绿叶,恰似西方浓丽的油彩。渐渐地,竹篮里铺开了一片流霞,熟透的浆果渗出胭脂色的泪,染得指缝都粘津津的。山溪在远处“叮咚”作响,却盖不过我们穿行林间此起彼伏的“窸窣”声。那些挤挤挨挨的果实正互相浸染着汁液,酝酿出比单个更醇厚的芬芳。我的手啊,此刻也被新采的果子染成淡粉色。

这抵抗不了的诱惑啊!令我边摘就边直接将“妙”放进了嘴里,细细品尝着期待中的滋味。那些深红乃至酱红的尤其甜蜜,饱满的果肉,在口腔里瞬间爆裂,果汁喷溅,带着清香,仿佛浸了蜂蜜似的;也有淡红还带点黄的,虽没那么甜,但在唇齿间弥漫开来的酸酸甜甜,更有一番儿时尝到的滋味。

同来的朋友说:“你们还放什么篮子啊!最好的储存就是直接放肚子里哦!”

对啊,对待所有的美味,最好的方式就是愉快地去享受。同行几人都是不讲究的,管它山野里有果蝇、蜘蛛丝啥的,都直接将“妙”放进嘴里吃了,只听见此起彼伏的称赞声:“真甜!”“好吃!”“这边大,快过来!”一个个都重新变回了小孩子。

此时,我不由地想起了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的描写:“……如果不怕刺,还可以摘到覆盆子,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。”果然如此,只要不怕刺,就能吃到这比桑葚还甜的果子。

人人都爱的北宋四川眉州人苏轼也喜欢吃覆盆子。那年,这位“东坡居士”被贬到黄州后与好友季常重逢。一天,季常先生摘了一筐覆盆子送给他,让他很是感动,特地写了封信表示感谢,“覆盆子甚烦采寄,感恻之至,令子一相访,值出未见,当令人呼见之也。季常先生一书,并信物一小角,请送达。轼白。”这封信就是《覆盆子帖》,因为苏轼本是性情中人,它就像一扇通往大文豪日常生活的小窗,透过这扇窗,能看到他在某个瞬间的“小确幸”。如今,这封信因“妙”而与人共情的信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。

说起覆盆子,村书记又打开了“话匣子”:“这‘妙’可是个好东西,有好几个种类,都具有养肝明目、补肾壮阳、健脑益智、抗菌消炎、美容养颜之功效。所以,我们山里人很喜欢用它来酿酒。”这番话,又让我们听得一阵向往。

下来时,每个人都拎着一篮红艳艳的“妙”。几位村老站在溪边,笑嘻嘻地望向我们,眼角的皱纹里漾着笑:“吃不完,就酿‘莓子酒’吧,可好喝了。”

山脚下,龙之梦的酒店正在封顶,乡村振兴的笔触落在了这里。回想起一路来的四车道大马路,漂亮的欧式排屋,各色乡村文化礼堂……再加上天高云阔、山明水秀的好风光,游客们来了,可以爬山、赏花、观雪,可以采野果、挖竹笋、尝土菜……处处是风景,遍地是欢乐。

初夏这一抹山里的“红”,是庙下乡村共富路上的一抹绚烂,更是乡村振兴惠民工程新开启的年轮。

心灵驿站

烈日下的真情

□程明华

龙游县城太平路上的柏油地面被晒得泛起油光,空气里浮动着扭曲的热浪。我站在公交站台下,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,浸透了衬衫的后背。等车的人都缩在广告牌投下的窄小阴影里,像一群将被晒干的鱼,连说话都透着一股蔫蔫的气。

“姑娘,尝尝这个?”旁边的老太太突然递过一块手帕,里面包着几颗薄荷糖。她的蓝布衫被汗水洇出深色的痕迹,银发贴在头皮上,手里还提着一个竹篮,盖着洗得发白的毛巾。我刚想说不用,她已经剥开一颗塞到我手里,“含着吧,能凉快些。我家老头子种的薄荷,自己熬的糖。”

薄荷的清凉瞬间窜进喉咙,我这才注意到她竹篮里的东西——十几瓶冰镇绿豆汤,用玻璃瓶装,瓶口盖着保鲜膜。老太太见我打量,掀开毛巾笑了:“给路口交警

送的,他们站在太阳底下指挥,比咱们辛苦多了。”

公交车迟迟不来,老太太却没闲着。她拿出个小本子,上面记着附近几个岗亭的位置,嘴里念叨着:“张警官爱加两勺糖,李同志胃不好,得喝温的。”说话间,一辆警车缓缓停在路边,穿警服的小伙子跳下来,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:“陈阿姨,您怎么又来了?这天儿多热啊!”

“你们才该歇歇呢。”老太太把一瓶绿豆汤递过去,又从篮子里摸出块毛巾:“新洗的,擦擦汗。”小伙子没接毛巾,先给老太太敬了个礼,动作标准得像已经演练过无数次。他说前两天暴雨,老太太也是这样提着篮子,给被困在积水里的司机送姜茶。

我突然想起上周在菜市场见过这位老太太。她守着个小摊子卖

自种的青菜,有人多给了五毛钱,她追出去半条街也要还回去。那时,我只觉得她固执,此刻看着她被晒得通红的脸颊,才明白这份固执里藏着的温柔。

终于等来了公交车,我上车时回头望了一眼。老太太正踮着脚,给一位骑着三轮车的环卫工递送绿豆汤,阳光照在她银白的头发上,像镀了层金。环卫工连声道谢,她摆摆手,转身走向下一个路口,竹篮在滚烫的空气里轻轻摇晃,像一座移动的清涼小岛。

车窗外,交警举着指挥棒的手臂晒得黝黑,柏油路上的热浪依旧翻滚,但我嘴里的薄荷糖还在散发着清涼。原来,烈日晒得化柏油,却晒不化人心底的暖。那些藏在冰镇绿豆汤里的惦念,那些隔着汗水传递的关怀,像树荫一样,悄悄撑起了整个夏天的温柔。